



1

乌云密布，天幕低垂，郊原枯萎的野草，正迎着寒风抖动，四野苍苍茫茫，一片荒凉景象。

杜叔伦放下布帘，揉揉发酸的后颈，深吁一口气闭目养神。

连年动乱，让多少人流离失所？田园家计，事业功名，都随着不停息的战乱丧失殆尽。

而烽火硝烟未灭，百姓的生活更是困顿，一路行来，越见越多的难民乞丐，鳏寡孤独，哀声遍野，常令他不忍卒睹。

前线干戈鸣响，战鼓擂动，关内百姓已自顾不暇，哪还有余力施舍救济？

数不清自己这一趟行程当了几次的散财童子，若非郑宽提醒，他们主仆二人恐怕会落得两袖清风，回不了家。

边境多事。讽刺的是杜家今年又靠江南的织坊和北方的牧场，供应士兵征衣战马，赚了一大笔财富——

“三爷，前面有情况，您稍待一会儿。”

郑宽的声音从前头传来，他才回神，感觉马车已停下，掀帘一探，原来已进入桐乐县。

“不要生事。”

“小的知道。”跳下车，郑宽排开人群朝里头钻去。

这一看——

“啊！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——”双手合十，郑宽虔诚恭敬地朝足前拜了拜。

晦气，真是晦气！竟让他当头撞见死人，还好盖着草席。

卖身葬父。这北方人也真是奇怪，不怕沾到不洁的“东西”，人潮越来越密，团团围住这孤女和她的



亡父，把道路堵得没空隙，他们的车要如何过去？

“可怜哟这天都快黑了，还是没有人伸援手。”

一位老伯感叹地说。

“这位姑娘跪在这多久了？”郑宽好奇地问。

“晌午就来了。”

“晌午！”还好现在是隆冬之际，不然尸身早发臭。

这事要怎么解决？郑宽抚着下巴沉思。

有了！

“各位乡亲，俗谚说得好，‘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’，现下这姑娘有难，大伙请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，慷慨解囊，一文钱不嫌少，一两银不嫌多，帮个忙，让她尽孝心渡过这难关。”郑宽放大嗓门吆喝，率先捐出一贯铜钱。

沉默，在大街上蔓延。众人你看我、我看你，没一会儿，便有如钱塘退潮般，散得一个影儿都不剩，偌大的街道只留下尴尬的郑宽和白衣少女。

“起来吧，穿着这样单薄，小心冻着。你父亲的后事还靠你张罗呢。”



一件大披风盖住白如霜孤寂萧索的身躯，黄澄澄的金元宝就搁在她膝畔，闪闪发亮。

这——抬起空茫的眼，她看向颀长英挺的背影，心中霎时有了另一番盘算。

“郑宽，上路。”

“三爷！那披风——”

“别多话。”杜叔伦低斥。

坐在车内的他，将一切都看在眼里。暮雪霏霏呀！感佩于她的孝心，走出马车后，他不假思索，就把披风覆在她身上。

貂皮又如何？也只是身外物。

“郑宽是怕您受寒。”他小声嘀咕着。

哎！三少爷又大发善心，只是这回怎么把保暖的紫貂披风给了别人？那可是珍贵稀品、价值连城，给她父亲买个金棺材都绰绰有余——假如她识货。

“且慢，善人如何称呼？”白如霜挡在马车前，问着车内的杜叔伦。

食髓知味？这是杜家主仆心中同时掠过的想法。

郑宽率先开口：“姑娘，银子都给你了，还嫌不



够？”

杜叔伦也微蹙着眉，“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姑娘，快葬了令尊才是要事。”

“善士误会了，您的大恩大德小女子没齿难忘。如霜是想知道善人的落脚处，待处理完先父后事，好去服侍您。”

“服侍三爷选”郑宽低呼，那不是他的工作吗？被她抢去的话他要干啥？

杜叔伦释怀低笑，“姑娘，杜某没有买下你，你是自由之身。”

“杜爷，如霜不接受施舍。不管为奴为婢，我都跟定了您。如果您不允，恕如霜无法接受您的一片好意。”白如霜不卑不亢，定定地望着车内的男子。

郑宽拿看疯子的眼神瞧着白如霜。

她是不是有问题？居然甘心受人奴役。她知不知道人心险恶？如果她今天遇到的是心怀不轨的男人，玩够了她，将她推入窑子馆，到时哭天叫地都不灵！

“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好吗？”杜叔伦的声音从车内暗处传出来。

“心不自由如何自在？杜爷，受人点滴，涌泉以报。如霜但求仰俯不愧怍天地，我——不负人。”

好一个言之有物、谈吐不凡的扫眉才子！不过——

按着微晕的左额，杜叔伦头痛地想，他还有几处偏远的牧场要视察，布庄支点的账也未收，这林林总总加起来，大概还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到得了家。两个大男人带着一名弱女子，实在有些不妥，况且，他们有时还得露宿荒郊——

“姑娘，别拗死硬脾气，快离去，天已经暗了。”郑宽摸摸肚皮无奈地说。

他又饿、又累、又冷，只想早点到客栈填饱肚子歇腿休息，她却杵在这儿和他大眼瞪小眼。

“杜爷——”白如霜恳切地低喊。

杜叔伦心头一震，她这未尽的话中包含多少说不出的情感——

他，懂了。

“城东悦来客栈，三天后卯时上路，如霜姑娘。”



“三爷！”郑宽惊讶不已，三少爷真要带她走？

“谢谢三爷，如霜一定到！”白如霜黯淡的眼眸终于绽放出光彩。

看着渐行渐远的马车，她的嘴角细细地浮起一朵难以察觉的笑靥。



烟霏既尽，朝阳熠熠。黎明之时的弥漫浓雾已散，阳光普照，是个出发的好天气。

杜叔伦眺望朗朗晴空，心情愉悦地下楼。

走出店门外，他即看到坐在台阶旁东张西望的郑宽。

“心不在焉。账结清没？”

“啊——三爷早。小的已和掌柜算好了，干粮饮水也备妥。”郑宽拍拍屁股站起身。

“走吧。运气若好，今晚有软铺可卧。”

出了桐乐县，沿途是一望无际的广漠古原，辽阔而荒凉。大约得花一天的时间才能到达驿站，觅得人

烟。

若气候不佳，大雨滂沱、狂风呼雪，往往得在黄土大荒上过夜——那滋味可不好受。

“三爷，您不等如霜姑娘？”

“咦，三天来在我耳畔唠唠叨叨不想与女子同行的郑宽转性了？”杜叔伦好笑地看着他。

“三爷，别调侃小的。我只是好奇，您不是答应要带她上路，怎么变卦了？”

“我没有改变心意。她不来，代表她找到自力更生的方式，不必像菟丝花般依附在我身边，对她来说是好事。”杜叔伦悠悠地说。

这话太艰涩，他听不懂，“所以——我们要走啦？”

“时辰不是到了？”

郑宽点点头。

“那还等什么？”杜叔伦给了呆愣的郑宽一个爆栗。

“等我。”宛转清柔的嗓音在他们主仆二人背后响起。



杜叔伦和郑宽齐齐回头——
惊艳。



芙蓉如面柳如眉。临风弱质，淡雅妍媚，她是一株清香白莲。

美人！大美人！没想到退去脏污的如霜姑娘是这等天仙绝色。凭她的娇容，就算在扬州数一数二的天香楼或百花阁，也绝对是一等一的红牌——

“花魁！”

“什么？”杜叔伦和白如霜闻声望向郑宽。

没料到心里想的话会脱口而出，郑宽尴尬地捂住嘴，“没事、没事。”

也亏得郑宽出声，杜叔伦和白如霜胶着的目光才得以分开。

“三爷，如霜令您失望了，这是披风和剩下的银两，还给您。”如霜低首，双手奉上裹着披风和钱财的包袱。

“你全听到了。收着吧，既然给了你，哪有再取回的道理？况且，这些东西有助你早日达成愿望。”

说完，不给她推拒的机会，杜叔伦霍然上车。

白如霜怔忡在他的话里。

“上路啦！如霜姑娘，不能再耽搁。”郑宽驾着马车朝后方喊。

“来了。”

没想到三爷是这般年轻精明的人。尔雅俊逸，丰神俊朗——这意料之外的状况，倒让她一时失了神。

原本推想他是个中年商贾，想藉由他的庇佑保护，逃离这贪瘠的北方。待做个几年工，挣得了足够的钱，便自营生计。

她有充分的信心，她的刺绣针黹，在江南一带仍少有人比，这双巧手做些女红，养活自个儿不成问题。

可是现下——

三爷内蕴意会的眼神，细密幽微的心思，令她意乱心慌。

他懂她，完全明了她的想法，光凭她听到的那两



段话，就足以证明他其实是个可怕的男人。

她孤注一掷的以自身为赌，会不会太过冲动？

有这样的主子是幸抑或不幸？双手环抱住自己，白如霜看向坐在一旁快乐地哼着山歌的郑宽，不禁迷惘。



“郑大哥，我帮你。”如霜协助郑宽卸下货物。

“谢谢你，如霜姑娘。不好意思，一时疏忽，竟然把食粮塞在最里层，麻烦你了。还有，以后叫我郑宽就好，虽然长你几岁，这一声大哥听起来还是挺别扭的。”郑宽摸摸头，腼腆地说。

“那你也唤我如霜。”她浅浅一笑。

“喔——好。”他痴傻出神。

路上有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陪伴在侧，他真幸福。这趟旅程的辛劳都化成了甜蜜——

“咳！”杜叔伦出声打破郑宽的白日梦。

他莞尔地看着发愣的郑宽，这家伙被如霜迷住，

眼神痴痴地随着她转，忘了他这个主子还站在一旁等他拿饮食。

如霜魅力真大。

“呃——三爷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”回过神的郑宽赶紧把防水毡拿出来铺在地上，让主子坐。

“你哟——”杜叔伦摇摇头，潇洒就座。

“我来。”接过郑宽手上的油纸包，如霜走向杜叔伦身畔，“三爷，这是馒头、豆饼和清酒，您慢用。”

将食物摆在杜叔伦随手可及处，如霜恭敬地立在一旁。

瞄一眼如霜，他狡黠地开口：“你也叫我叔伦吧，虽然长你几岁，这一声三爷听起来还是挺别扭的。”

“三爷！”郑宽面红耳赤。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，拿他的话当笑柄，这下糗大了。

如霜则是愣愣地望着杜叔伦，而后神情一凛，“礼不可废，三爷。”

他就知道如霜会回他这句话。摸摸鼻子，杜叔伦



乖乖吃大饼。

不过，左右站着两尊门神看他吃东西，实在令人食不下咽。

“你们也坐下吧，别拘礼，杵在那儿我食不知味。”

郑宽高兴地坐在他身边，啃着馒头配水喝，“如霜，你也坐呀，快点吃饱好赶路。”

“不，你们先吃，我不饿。”她还是站在杜叔伦身旁，替他添酒加菜。

杜叔伦盯着毕恭毕敬、行礼如仪的如霜好一会儿，然后拿起酒瓶站起身，“我吃饱了，到前面休息，上路时叫我。”

“是，三爷。”郑宽口齿含糊地回答。

走出一段距离，他转身看向低头默默撕着馒头吃的如霜。蓝天、绿野、俏佳人，这荒僻的草原，因为她的出现，而变得赏心悦目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不过——他长得很骇人吗？否则为何见到他的真面目后，如霜就失去了先前的伶牙俐齿，只会简短应答，静默做事？

是不是他不在身畔，她才能露出轻松自然的神态？

想到这儿，不知怎地，入喉的酒竟涩了起来。



与杜家主仆同行投宿的第一晚，如霜就遇到了难题。

“什么？只剩一间房？”郑宽低嚷。

“客官，小的没诓你，真的只剩最后一间雅房。现在时局乱，逃难的人多，小店天天客满，来晚了有钱还租不到呢！不快点下决定的话，若没地方睡可别怪我没提醒。”掌柜捻着八字胡对郑宽斜睨道。

“这——”两男一女三个人，一间房怎么睡？郑宽十分头大。

“掌柜的，有没有上房？”客栈门口走进一队商旅，浩浩荡荡约莫二十来人。

“只剩一——”

“那间房我们要了。”杜叔伦当机立断拿出碎



银。

“呃——是。抱歉，诸位大爷，本店已客满。”
掌柜对着来客赔笑致歉。

“天杀的！两间客栈都客满，我们今晚睡哪儿？”商旅众人生气地离去。

三爷真是英明，手脚真快。郑宽崇敬地看着他。

“等你蘑菇完，咱们就要以天为幕、以地为床了——机灵点。”

“是、是。”

“小二，麻烦带路。马厩内的马请——”

“客官，小的知道，牧草绝对是最好的。”

“谢谢。看到没？”

“三爷，郑宽学到了。”

如霜跟在后头，静静听着他们主仆俩的对话。

三爷对待郑宽和蔼亲切，他们的感情不像东家与仆佣，倒似手足亲人。或许，三爷没她想象中可怕——

“噢——”她撞到一堵坚硬肉墙，鼻头好痛。

“在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？鼻子没事吧？我看

看。”

三爷靠她靠得好近，她可以清楚看到他翕动纤长微翘的睫毛、挺直的鼻梁、饱含笑意的嘴唇——

“又失神了？”杜叔伦对着如霜微笑眨眼。

“啊——我没事，谢谢三爷关心。”如霜面颊酡红，低首娇羞不已。

她怎能对着三爷发呆？还被他瞧见，他可是她的主子！

杜叔伦含笑瞅着羞答答的如霜，让她脸更红、心更慌，不知所措的头都快点到地上去。

“不逗你了，到楼下用膳。今晚床让你睡，我打地铺。”他转身下楼。

“三爷！这怎么可以选不合礼数。”如霜情急地要跟上杜叔伦，脚步一个颠踬，忘却前头是楼梯，向前扑飞。

“小心！”回头的他适巧接住她下坠的身子，抱个满怀。

撞击的力量，让他的身体直退到柱子前才止住冲劲。



激越的心跳声在如霜耳畔响着。这——是她的还是三爷的？

“有没有吓着？”杜叔伦轻声地问。

摇着头，如霜惊悸地说不出话来。

她好香、好软，抱起来的感觉与他如此契合，他几乎要感谢上苍安排的意外，如果时间就此停滞——偏偏，杀风景的声音在楼梯口响起。

“你们没事吧？刚才真惊险！还好三爷接到了如霜，不然，如霜肯定摔得鼻青脸肿。”郑宽走上来，看向站在转角的两人。

哎，佳人羞怯离去，望着空荡荡的胸怀，杜叔伦若有所失。

郑宽被他瞪得莫名其妙。

呃——吃饭吧。



“三爷睡床，郑宽卧躺椅，我打地铺。”如霜说。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